

世界十大戰爭

楊杰題





# 美國南北戰爭目次

南北戰爭之原因

大總統布告宣戰

南北戰况

南北戰爭第二年南軍之戰况

海戰及東部之戰

南北戰爭第三年兩軍之戰况

南北戰爭之終局

大總統林肯之暗殺與南北戰之結果

# 美國南北戰爭

## 南北戰爭之原因

北美合衆國，自獨立以來，由佛蘭克林等之努力，設立中央政府，以調和於各州之間、中央政府之主權，在管理關於全國之政務，各州政府，則管理各該州內之政務，以期互相提攜，使州與州之間，人民與人民之間，均無何種不平等之存在，然合衆國獨立之初，即一方面有尊重中央政府權力之「菲德拉利司特」黨派之名）派，一方面又有視各州權力比中央政府爲重之新黨派，是即現在共和黨與民主黨之鼻祖也。

當時在極南諸州政治家首領中，以向來各州主權，在各州而不在中央政府，多主張以各州政府置於中央政府之上，而希望假甲之權力，以箝制乙之權力者，亦不在少數，此等黨派中，又有兩派，一爲誠心如是主張者，其他爲由一種不平而作如是主張者，前者乃醉心於奸猾之加爾芬（北美政治家）所倡之「州權」說，後者乃假公濟私，忽視國家之利益，而圖自身之利益，假黨之權力，以遂其野心而洩其不平者。

如上所述極南諸州之政治家，多主張主權在於各州之意見，北部諸州人民之主張，則完全與此相反，但表面尙表示希望聯邦仍舊堅固之態度，所以北部之政治家，常採讓步主義，表示分讓政權於南部政黨之首領，而利用此假面具，以謀自身之利益，即表面尊崇合衆國之憲法，裏面則圖謀個人之私利也。

其後因北部諸州漸顯獨立之意見，而表示奴隸廢止之希望，南部政黨之首領，恐其政權失墜，及犧牲其私利，遂對北部之動靜，極力加以警戒，甚至極力主張各州主權之說，以欲顛覆盟約政府爲脅迫，要之，

不外乘北部人民尊重盟約政府——即中央政府——之心理，用脅迫手段，使其屈從南部，而聽其指揮之一種用意也。

然而當時北部之人口，非常增加，加之來自歐洲多數之移民，因而其權力，大有凌駕南部之狀態，南部深以為患，遂增加奴隸州之數，（奴隸州者，為奴隸制度存在之州，南部諸州，幾全為奴隸州，）以謀得權勢之平衡，用各種策略之結果，在一時期中尙能達到其目的，其與墨西哥交戰，擄得特克沙司之地，以增加一個奴隸州，又曾企圖脅迫西班牙，賣其克由巴之地，更謀廢止米索利——契約條例，而取列布拉司加及堪札司兩部落以為奴隸州，北部之人民，見南部漸次增加其領土，大為驚恐，遂謀防禦之策，雖自米索利契約條例廢止，堪札司已加入為奴隸州，然卒賴自由論者（希望廢止奴隸制度者）之努力，將北部之人民，盡量移往於該地，以人民之投票，決定為自由州（未行奴隸制度之州，北部諸州多為自由州。）但其得成為自由州，亦非一蹴而就，曾經幾許之鬥爭，始獲達到此次決定之實行，當時鄰近之奴隸諸州，為防害北部人民之移住於該地，曾互相稱兵，演過流血之慘劇，自斯時起，南北兩部之感情，已逐漸分裂，而至於利害完全相反之境地矣。

如前所述，共和黨之產生，實在此次鬥爭之際，蓋為欲防止奴隸制度之更形擴大，始有是種組織之成立，創立不久，即有相當之勢力，具有足以與歷史最久，而最有力之政黨相對抗之力量矣。

共和黨組織成立，於一八五六年六月十三日，在費府菲亞特爾菲亞開會員大會，推選有名探險家約翰察爾司弗利孟德為大總統，弗利孟德為南加羅來拉州人，就其住居，應屬於南部之人，因其反對奴隸制度，遂

入於自由州，但彼對其由於南部合衆國憲法所得之權利（即南部在各州主權之掩護下所得之奴隸制度）尙希望不受任何干涉，蓋只非難此種制度之更爲擴張而已。

當時民主黨，亦推選詹姆士·布克南爲大總統，兩黨遂起激烈之競爭，南部諸州，除密利蘭德州以外，（註：該州係推選菲爾摩西）均指定布克南爲候選人，結果，布克南當選，屬於民主黨之勝利，布克南既就大總統之職，美合衆國人民，曾竊盼彼能謀諸黨之調和，實現公平之政治，殊事實與期望相反，不惟不能調和諸黨，且致反對黨之共和黨，極口對彼加以非難攻擊，黨爭更有益形激昂之傾向，然當布克南就大總統後，南部之政黨首領，頗有極其得意者，當初選舉熱烈競爭之際，南部黨人，曾作如是暴言：「如共和黨之候補者當選，奴隸諸州，即貫徹其主張之主權，與聯邦脫離」云云。雖出於一時昂奮之脅迫的言語，當時南北兩黨間競爭之激烈，可想見矣，然失望往往起於意外，當南部之政黨，正慶祝其勝利之際，共和黨之勢力伸張，幾如旭日之昇，其在堪札司州鬥爭之結果，不特使南部增加奴隸州之企圖絕望，更使奴隸制度之弊害，漸爲有識者所了解，而痛論非難之矣，共和黨首領，表示斷然抵抗之意志，以威脅南部，南部方面，大爲驚恐，有欲主張自黨之威勢，而公然訴諸黨派之偏見者，又有着着進行瓦解聯邦之準備者，南部之新聞紙，盡量宣傳聯邦分離之利益，以誘惑南部之人民，使其斷絕對於聯邦之好感，其首領更互相連結，以謀實現顛覆聯邦之企圖，當時大總統布克南之政治的感情，與南部之政黨首領相同，故自南部政黨首領中選出多數內閣員，布克南因重用彼等，其自身之政治的意志，漸被彼等蠶食，亦未介意，於是如財政、陸海軍、內政、外交等要職，均直接或間接入於南部黨人之掌握中矣，如是逐漸進步，竭力不使北部政黨發覺其計劃，甚至以國

庫金供南部之用途，派遣數艘兵艦於海外，分配無數之兵器於南部諸州，以作揭反旗時之準備，其內外之官吏，亦儘量登庸其黨人，然一方共和黨之勢力，並不因此失墜，依然日益增加，大有壓倒民主黨之傾向，南部首領，睹此更爲憤懣，遂決意與聯邦分離，而公然着手抵抗北部之準備，於是由南加羅來拉州首先發難，於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在該州之衆議院議會，有：「我南加羅來拉州與其餘奴隸州，應即着手南部同盟國之組織」之決議，託各州知事報告此主旨於南部諸州，並大事鼓吹，故諸州亦表示贊同，於是遂即續着手是項準備矣。

迨一八六〇年，南加羅來拉州之有名政治家密敏買爲該州之委員，至瓦—幾里亞州，利其孟德府作一場演說，謂合衆國之憲法，實缺乏保護南部諸州之力，故若欲永久維持聯邦，不可不更求有力量者以代之，出此項論調者，不僅彼一人，即同州之有血性政治家，亦曾作此類演說，是故明於觀察者，已憂慮禍患之將起矣。

當此時，大總統布克南之任期，尋將屆滿，已迫於新大總統選舉之時期，民主黨之國民會，遂於四月二十五日開會於南加羅來拉州之却爾司頓地方，推選出馬薩鳩塞州人下列布、庫遜 (Caleb Cushing) 爲大總統，嗣以人民之中有不慊於彼所演說之政綱者，遂別組所謂南部會者，於五月三日再開大總統選舉會，以議論紛紛，未有決定，又於六月十三日民主黨之國民會，再開會於巴爾基摩亞，經極度大論爭之結果，又分爲二派，大半數退席後，由少數者投票結果，推選出依利羅依司州人史特芬、亞羅爾特、達古拿司 (Stephen A. Douglas) 爲大總統，亞拉巴馬州人彭家駁，費波脫力克爲副總統，其大半數之退席者，又推選現仕副總統

建達基州人約翰，加伯爾布列金里吉 (John, C. Breckinridge) 爲大總統，及阿利根州人約賽夫，奈恩爲副總統，又有其他稱爲憲法同盟之一派，於五月九日，開會於巴爾基摩里亞州，推選忒勒司西州人約翰，伯爾爲大總統，及馬薩鳩塞州人越德瓦德越威特列爲副總統，以上爲南部之選舉運動，又北部國民之共和黨，於五月十六日，開會於支加哥府，推選依利羅依司州人阿布拉哈姆林肯 (Abraham Lincoln) 爲大總統，密因州人罕里巴爾哈墨林爲副總統，各黨各派，曾有如上所述之猛烈運動，結果，於一千八百六十年十一月六日之選舉，勝利卒歸於北部國民之共和黨，林肯當選爲大總統。

#### 大總統佈告宣戰

林肯當選爲大總統，南部諸州，忽下退出聯邦之最後決心，蓋南部諸州，在未選舉之先，即公言若此次大總統不出自本黨，必斷然退出聯邦，如南加羅來拉州實爲其主倡者，該州在諸州中佔最有力之地位，執南部諸州之牛耳，又諸州中最重奴隸制度，實無與匹儔者，又無如該州之嫌疑輕蔑北部商人者，同時該州又爲極熱心之分離派，始終極力主張分離，所以一聞林肯之當選，即向諸州大事鼓吹，努力於其分離運動，更脅迫密利蘭德州，瓦幾里亞州，北加羅來拉州等蓄奴諸州，必出於聯合於北部或聯合於南部之一途，決不許其採取中立態度，其如是脅迫此三州者，蓋知此三州一經脅迫，必與南加羅來拉州聯合故也。

在南加羅來拉州，當林肯當選大總統之六星期後，即十二月十七日，在却爾斯頓開民衆大會，宣告正式廢止一七八八年所制定之合衆國，現行憲法之承認，並鳴砲慶祝，民衆整隊參謁加爾宏 (Calhoun) (註：合衆國之政治家，南加羅來拉州民主黨之原首領，一七八二—一八五〇年) 之墓，當日並休假一日，以示慶



祝，於是南加羅來拉州之國民會，派遣委員數名，至華盛頓府之中央政府，提出如下之要求：「我州既已經退出聯邦，則凡在於州內之中央政府之城砦、武器，及其他之財產，均應移於他州。」此等委員，曾與中央政府相約，在談判未得結果之前，雙方應嚴守和平，禁止一切亂暴之舉動，雖有此要約，終發生一件之動亂，即當時有安達生少佐者，與衛兵七十人，為中央政府保守却爾斯頓港內之一小堡壘摩脫爾脫里城砦，曾向政府請求援軍，陸軍大臣弗羅依德恐此種舉動益激起分離黨之憤怒，未許其請求，安達生未得許可，遂自動攜其糧秣兵器，移駐比較堅固之薩姆他城砦，因之，南加羅來拉州之人民睹此，以為中央政府破壞盟約，大起非難，陸軍大臣弗羅依德為欲免除彼等之非難，曾嚴命少佐撤退戍兵，少佐竟抗命不從，因之南加羅來拉州之委員，向中央政府提出從速撤兵之要求，若不實行，即中止其餘之談判，而大總統布克南對此躊躇不能決，經過數日，始回答如下：「認可南加羅來拉州之獨立與否，須由國會議決，非由大總統所能決定，又安達生少佐之獎德，亦為余權限以外之事」云云，南加羅來拉州委員等，聞此不勝憤激，曾向布克南送達意含侮辱之書面，主張安達生之舉動為有罪，而大加責難，然布克南又答覆該委員等，謂彼等之書面，不在答辯限內，於是激起南加羅來拉州委員之憤怒，即時辭去華盛頓府，以為安達生之舉動，顯係表示敵對行為，遂奪該州內之其餘城砦，更建築數處砲壘，以攻擊薩姆他城之準備。

迨至一八六一年一月五日中央政府，以汽船載運援兵、武器、糧食等，送往薩姆他城，當此船將解纜之際，布克南政府之內政部部长，竊以此消息密透於南加羅來拉州，此船到着，即被砲擊，此船為商船，無大砲之設備，對其攻擊，毫不能抵抗，不得已遂退却，不得入港，南加羅來拉州尚不以此為滿足，欲乘勢進迫

薩姆他城，卒以委員之勸阻而中止，但同時曾有：「如有企圖援助薩姆他城者，即認爲對我等宣戰。」之言，但中央政府，對之亦莫可如何，因此國內人民，對大總統布克南失其信任，大加非難，極希望新大總統林肯之從速就職。

當斯時之中央政府，所以使南部諸州得脫離中央政府之好機會者，此乃合衆國政治之缺點所致，蓋大總統之選舉，乃在前任大總統之任期中舉行，而新任大總統當選後，大底經數月方始就職，如此次之選舉，林肯乃於上年十一月當選，至翌年三月，方始就職也。

此時，其政府縱爲強有力者，然在此新舊交替，舊任尋將卸任，新任尙未就職之期間，對於政務，難免鬆懈，因而減少政府力量，此爲當然之事，強有力之政府，尙如此，在力量薄弱之政府，其影響當然更大，現布克南政府，在平時力量，已甚薄弱，當此交替時期，更呈萎靡不振之象，故對於南北分離之危機，如何處置，實一籌莫展，布克南對此危機，亦無斷然處置之魄力，僅向國會報告事態之經過而已，然國會中有詰發松蒂威斯其人者，對南加羅來拉之主張，大表同情，彼佔於南加羅來拉州，及其他南部諸州之立場，曾作如下之論調：「無論何州，均有要求中央政府撤去各州內駐軍之權利。」又瓦幾里亞州選出之議員密孫，亦有如下之論調：「大總統爲實行法律，得在任何州內，用陸海軍之法律規定，應不適用於南加羅來拉州，」贊成是種論調者不少，尤以在院外者爲多，遂於一八六一年二月，集南加羅來拉州、覺幾亞州、亞拉巴馬州、祕士石壁州、魯易加拉州、弗羅利達州等六州之人民，於亞拉巴馬州之孟特哥墨里，以合衆國憲法爲基本，制成六州之憲法，組織成一新同盟國，選舉當時之名人詰發松蒂威斯爲大總統，及覺幾亞州人，亞力山大、

司其責司爲副總統，六州既組織同盟國，復介紹中州加入同盟國之組織。

在先南加羅來拉州，當未倡分離之前，在中央政府任職之南部人，常阻礙中央政府之作用，以企圖顛覆其基礎，就中以陸軍大臣弗羅依德爲最熱心之一人，彼曾由北部之軍械庫，運搬十萬以上小槍，及旋條槍於南部，又將軍隊之大部份，使統屬於祝溫庫斯將軍之下，而將軍又竊將部下之兵，及軍械、糧秣，並由國庫取出一百萬元以上款項，交於分離黨之手，弗羅依德，不特對於陸軍有如此非法舉動，其對於海軍亦取同樣之政略，將船泊之大半，移於遼遠之地，其殘部存者，令其指揮官，悉以供南部之用，此種作法，姑不問南部之人民，是否有與北部分離之權利，假令退一步言，決定其有此權利，但在弗羅依德之立場，其非法行爲，乃決不能寬宥者也，何則？彼爲政府之陸軍大臣，即濫用其在官之權力，而謀顛覆其所供職之政府故也。

當此時，大總統布克南雖爲一國之元首，以內閣閣員之奸計，及處於諸黨輕蔑之環境中，且常有被暗殺之虞，彼完全處於孤立地位，而不能充分活動矣，反顧布克南自身其所取之態度，亦不可謂爲正當，蓋在當時，彼若以爲不應容許南部諸州之分離，則亟應設法阻礙其武力之發達，或以政治，或以兵力，促南部諸州人民之反省，若應容許彼等之分離，則應取和平政策，使其安穩分離，使兩者維持親交國之關係，布克南計不出此，優柔寡斷，一若居於旁觀者之地位，事態之演變至此，不可謂非由彼之失策所致也。然細考當時之實情，亦不可盡非難彼一人，應一半歸咎於國家制度之缺點，即如新大總統已經選出，而舊大總統依然在職之慣例，致發生新舊交替時期之鬆懈，亦一大原因也，總之，布克南大總統，在當時，爲大總統中最被非難之一人，想爲讀史者所首肯者也。

在一八六一年三月四日，林肯就職之期，傳有企圖暗殺者，林肯爲避免危險，遂微行抵華盛頓府，在史科特將軍之軍隊保衛之下，舉行就職典禮，當時南北分離之危機，已迫眉睫，欲維持和平，已至絕望，南部之人民，捨棄其職業投入陸海軍者，日益增加，多數願與同盟國同其運命，雖不可謂南部人民全體均希望分離，即南北兩黨之領袖中，亦有欲盡量謀避免兵禍者，不過就全般而論，南部人民，已具欲達分離之目的，不惜訴諸武力之決心矣，至北部人民，則均以和平爲主旨，中央政府官吏，亦欲尋各種機會，努力避免戰亂，反之，南部方面，新同盟國則甚活躍，招募兵丁，籌集軍費，日夜急於交戰之準備，呈緊張之氣象，南部交戰之準備，既經完成，即先集義勇軍於南加羅來拉州之却爾斯頓及弗羅利達州之彭沙哥拉地方，將却爾斯頓之軍隊，約七萬五千人，歸鮑爾卡指揮，鮑爾卡爲法國人之後，當時住於魯易加拉州者，當彼就任司令之後，即築砲台於薩姆他城之前，以作砲擊之準備，至三月間，新同盟國，派遣數名使節至華盛頓府，要求面會大總統林肯，大總統拒不接見，由當時內中閣中最有勢力之大臣俄西德接見彼等，謂：「政府並不承認君等有官吏之資格，故大總統謝絕諸君之面會。」彼等謂：「大總統既拒絕余等之面會，余等不能不認爲對余等開戰之宣告。」言畢，即拂袂辭去，於是南北兵端遂啓矣。

斯時，薩姆他城若攻擊軍之司令鮑爾卡，先遣使勸守將安達生來降，安達生不許，即命出擊，自却爾斯頓之諸城若及砲台，開始向薩姆他攻擊，時爲一八六一年四月十二日，午前四時半也，守薩姆他之兵，不過七十餘人，子彈，糧食，均已缺乏，受七萬敵人之包圍，苦戰達三十四時間，並無恐懼之色，但因其兵營屢被砲轟着火，戍兵已陷於窒息之狀態，不得已，安達生乃降伏，南軍爲保全其面目計，許其自動退去。

交戰後第一戰，南軍獲勝之消息，達於全國，南北人民，均極其激昂，戰爭空氣之熱烈，如注油於猛火，倏即蔓延於全國，南北兩部內黨派之區別，幾已全部消滅，其陣線僅顯分為南部人民，北部人民兩部而已，即如共和黨內之南部人，皆左袒於分離派，又民主黨之北部人，皆互相團結，作北部政府之聲援矣。

大總統林肯，遂於此時公布南部征討之宣戰書，國民之富於愛國心者，均競應徵兵，不久，即組成三十萬義勇軍之一大集團，又當將自北方召集軍隊，以防衛華盛頓府之時，適值密利蘭德州之人民，預定出發，參與南部行動之軍隊，將通過巴爾基摩亞之時，為賤民所襲，傷亡甚多，不得已，遂入華盛頓府，以當防衛之任，因此密利蘭德州已與南部諸州隔斷連絡，亦不得已變其初志，而與北部合作矣。

又大總統在發表徵兵布告之時，同時發表封鎖南部諸州各港之布告，此布告之發表，實為中央政府之一大錯誤，蓋在萬國公法有：「政府不得封鎖本國之港灣，其得封鎖者，惟敵國之港灣」之規定。今合衆國政府，既封鎖南部之諸港，正遂南部之希望，換言之，即不啻承認南部為獨立國家也。

當此時，瓦幾里亞州，亦公然與北部分離，而左袒於南部，瓦幾里亞州為華盛頓（合衆國第一任大總統）許發松（第三任大總統）馬迪生（第四任大總統）等之出生地，為合衆國建設最有力者，故其退出聯邦與否，實處於兩難之境，不過在利害關係上，人民多以左袒南部為請，遂不得不與南部同盟國聯合矣，自瓦幾里亞與南部聯合之後，特基沙州阿堪禮州北加羅來州喬勒州西州等四州，亦相繼加入於南部同盟國，南部同盟國，遂移其新政府於瓦幾里亞州之其孟德府，於是南北兩黨，竟毅然分離，推動百萬大軍，而正式交戰矣。

## 南北戰况

瓦幾里亞州，在哈巴司，富頁里有軍械庫，孟魯城砦，及羅富克之海軍營所等，乃中央政府之最重要地區。瓦幾里亞州之人民，自與合衆國分離，當然注目於是等重要地區，所以瓦幾里亞州民，首先即略取哈巴司，富頁里之軍械庫，惟當時守庫官吏，於退却之際，已將軍器之大半，加以破壞，故州民占領該地後，亦無所獲，其次又進行孟魯城砦及羅富克海軍營之奪取，該海軍營所有大砲二千門，與多數之彈丸，爆裂彈，與軍艦十二艘，當瓦幾里亞州民大舉襲擊之時，海軍營所所長馬哥西上尉。雖有兵士一千餘名，對於州民五百餘，並不抵抗，僅沉沒軍艦二三艘，即將營所及兵器之全部，讓渡於民兵而退去，合衆國之國會，深以此舉動爲怪，將其交付審判，結果，對該所防衛之疎忽，判決爲布克南及林肯政府之過失，又孟魯城砦，前臨金沙比克灣，及鳩姆斯河，爲中央政府之重鎮，且爲堅固之城砦，在瓦幾里亞州人民舉兵之初，即欲奪取，但以中央政府，在本年五月，即以兵一萬三千名，任該城砦之守備，所以未陷入敵手，若該地被瓦幾里亞州所奪，則中央政府，勢必陷入於空前之困難，但此城砦之能以保守，不可謂非中央政府之僥倖也，該城砦爲巴脫拉將軍部下之精兵，當守備之任。

當交戰之初，即有南軍將大舉攻擊中央政府所在地華盛頓府之說，後果由南部進迫該地，至今瓦幾里亞州又已加入南軍，則華盛頓府益陷於危境，故中央政府，於四月十九日，急調馬薩鳩塞州之第六旅，以當該地防禦之任，又該地乃北部之要塞，與瓦幾里亞州僅隔一波特馬克河相對，如一旦有事，實危險萬分，故即刻着手在附近之阿昆頓高地，及亞力山陀利亞建築砲台，以作嚴重之防禦。

至同年七月，南北兩軍，對峙於波特馬克河之南岸，南軍三萬餘人，爲鮑爾卡將軍指揮，北軍約四萬，爲馬克特威爾將軍指揮，但其部下之兵卒，尙未熟練，且不知軍隊之紀律，其士官亦多爲缺乏經驗者，必須經相當時日之操練，始克作戰，爲迫於事勢，必須早日出發，不得不即刻進軍，以冀萬一之僥倖，南北兩軍，均分其全軍爲二師，本隊向東，其他之一師，分爲二旅，每旅約士兵八千名，北軍爲巴達松指揮，南軍爲將司東指揮，遙向西進，兩軍相對，約隔五十哩，南軍之師部，接近於鐵道線路，甚便於運輸，在北將馬克特威爾之計劃，將令巴達松遮斷將司東軍之進路，彼則自率兵以攻擊鮑爾卡將軍之兵，然因屬於巴達松部下之彭西爾，蛙里亞之義勇軍，在其約定期限以外，拒絕參與戰爭，因此困難，遂使其計劃歸於泡影，巴達松不得已，由戰線退下，馬克特威爾，遂不得不單獨抵抗將司東及鮑爾卡二軍矣。

當時南軍之將司東，率其全軍，來援鮑爾卡之本軍，馬克特威爾，遂乘虛於七月廿一日清晨，開始攻擊南軍之右翼，大敗之，再欲進擊之際，被南將賈克孫所率瓦幾里亞兵擊退，北軍卒被賈克孫之兵阻止，不克前進，激戰數次，兩軍正酣戰之際，南軍將司東之奇兵，突由西方馳至，向北軍之右翼，施以猛烈攻擊，北軍不支，遂退却，是役南軍得大勝。

自南北戰爭方開始，南部同盟國之大總統蒂威斯，即發表緝拿私船的命令，在北部大總統林肯，亦取復讎手段，發表封鎖南部諸港之令，當時，北軍之軍艦，不過四十二艘，而其中完全可用者，僅一艘而已，但至本年終，已突增編二百六十四艘之多數矣。

在交戰之第一年，海陸軍聯合戰，共有二次，其第一次，在比加羅來拉州，哈特拉司灣之諸城砦，爲北

軍所陷，其第二次，由北軍之副艦長鳩賁度將軍，及夏滿任指揮，奪獲在南加羅來拉州羅亞魯，根特蘭司港之諸城砦，及沙窪拉河口之台比島，此後羅亞魯港，遂爲北軍之策源地。

當時，英法二國不以南北戰爭爲單純之內亂，視南部同盟國爲一個之交戰國，與合衆國視爲同一之位置，所以南部人民，竊屬望於外國之援助，以密孫及司來得爾爲英法兩國之使節，二人由封港脫出，祕乘英汽船陀輪陀號，欲取道哈窪拉前進，忽被北軍軍艦探知，山，加司頓之艦長威爾克司，追及陀輪陀號之後，卒將兩使節擒獲，謹送於合衆國，英國大爲憤激，將啓英美間之兵端，合衆國政府，當以威爾克司艦長之處置不當，釋還兩使節，遂得無事，在此狀態中，交戰第一年之一八六十年，已到年底，翌年，南北戰事更爲猛烈。

#### 南北戰爭第二年南軍之戰况

當一八六二年之初期，北軍出動約五十萬人，南軍約三十五萬人，其戰爭之第一年——即一八六一年，交戰尙無一定之步驟，及至本年，兩軍作戰，已定大體之目標，北軍作戰之主眼，爲以下之三綱：第一，打開秘士石壁河之通路，第二，封鎖南部諸州之諸港，第三，攻略利其孟德府。南軍則固守哥羅木帕司，亨利城砦，脫勒爾省城砦，及其他堅固要塞，並緊布防禦線，北軍則決定沿屯勒司新河以切斷其中央，據哈勒庫司將軍之戰略，以顧爾德將軍率兵七萬，副艦長福德自凱洛率軍艦數艘，以進向亨利城，亨利城砦，爲南軍基爾舫，率兵二萬，當守備之任，原來亨利城砦並非若何牢不可破，只以守將基爾舫之死力抵抗，故久不能拔，當基爾舫在交戰中，以其本軍馳赴脫勒爾省城砦之時，北軍艦長福德，即率軍艦向該城砦猛烈攻擊，卒



爲南軍擊退。但南軍以兵二萬對七萬之大軍，知衆寡不敵，欲突破北軍之重圍而出，遂決死向北軍陣線猛衝，當時，北軍之大軍爲顧蘭德將軍指揮，其部所屬，又有老練之勇將史密司上校，所以南軍如何捨死，欲突出重圍，終不得逞，反被北軍擊退，守兵之一部份，竊乘小汽艇夜遁，其餘殘兵，悉降伏於北軍，時一八六二年四月十六日也。

北軍此次勝利，俘虜一萬人，獲小兵器二萬餘件，又占領達基州之全部，及忒列司西州之大半，使南軍退出其防禦線五十哩，自此北軍遂漸佔優勢，繼續戰勝而前進。

最初，南軍保守當祕士石壁河右岸之新馬德利德，及當左岸馬德利相對之第十島，北軍之副艦長福德，砲擊該島三星期之久，尙未奏功，北軍之將波蒲，欲渡祕士石壁河援助，以施行猛攻之際，暴風雨猛烈而至，又以對岸之地有南軍砲台數個，配置其間，卒未能渡河，計畫由脫勒爾省與彭度之間，穿一運河，其長十二哩，寬五十呎，竣工之後，先由此運河送船數艘至第十島，最後又開軍艦二艘，以攻擊敵之砲台，斯時波蒲已渡過祕士石壁河，以突擊敵之背後，南軍對此，以兵七千迎擊，戰鬥十分激烈，奮戰數小時後，該地卒爲北軍佔領，時自四月七日起，十日之間，該地遂全入於北軍之手矣。

南軍自本年以來，繼續敗北，但在西部尙取攻勢，自北軍佔領第十島之日，同日，兩軍又在西部開始對抗，兩軍均分其全軍爲二隊，北軍本隊，歸顧蘭德指揮，南軍本隊，歸鮑爾卡指揮，北軍之別隊，爲厄頁爾指揮，南軍之別隊，爲將司東指揮，南軍鐵道交通甚便，早已取得聯絡，乘北軍尙未取得聯絡之先，將司東遂率全軍向顧蘭德之軍攻擊，此時南北軍各四萬餘，兵數適相匹敵，四月六日清晨，南軍整隊向森林中前進

，出其不意，襲擊北軍之陣營，北軍狼狽敗走，南軍士氣振奮，益加追擊，北軍背臨大河，無路可逃，進退維谷之際，顧蘭德遂激勵士卒，向河岸突進，集合部下之砲兵，又集合殘餘之步兵於周圍，不許退却一步，決死以抵抗南軍，斯時南軍欲向北軍攻擊，必越過一深谷，谷水甚多，淤泥甚深，涉過甚困難，北軍見此機會，遂令砲兵一齊集中，向南軍砲擊，北軍軍艦，又向河中前進，以砲擊南軍之背面，南軍腹背受砲擊，漸感困難，能越過深谷者，甚爲少數，斯時，南將將司東中敵彈而倒，南軍更爲失勢，而北軍又得拜爾所指揮之援軍二萬趕至，其勢力忽然增加，南軍遂一變而呈敗象矣，兩軍相持入夜至七日，戰况與六日相反，北軍轉爲優勢，南軍則益陷於窮境，南將鮑爾卡竭力指揮全軍，欲以挽回頹勢，終不可能，激戰數小時後，南軍不得已遂向柯林斯退却，但南軍此次戰敗退却之際，秩序仍未紊亂，是役，北軍死傷，合計約一萬三千六百六十一人，南軍死傷約相等，此二日間之戰爭，名曰：「西羅之戰。」此戰之後不久，南部同盟國之政府，已知米索里及阿堪札司之不能維持，遂拋棄該地於北軍之手，將所有軍隊開赴柯林斯，集合於鮑爾卡軍之下。

北軍以西羅之戰，博得大勝，更乘勝壓迫南軍之戰線，以軍艦數艘，進於秘士石壁河之下流，擊敗南軍之鐵甲軍艦隊，自柯林斯遂擊南軍，而占領彼羅城，北軍之軍艦，更前進擊破滅姆肥斯港頭之小艦隊，而略取該港，又占領滅姆肥斯及却爾斯頓間之鐵道，更奪取建達基州與西忒列司，又自滅馬費斯經過柯林斯，幾占領至茶打魯卡之全線，此時拜爾將軍，正銜顧蘭德之命，急進以攻擊茶打魯卡，該地位於覺幾亞州之西境，在屯勒司西河之上流，爲鐵道西南線之中心，爲極重要之地區，南軍欲遮斷此全線，不使北軍侵入

，所以南將之布拉克將軍，首先即向魯易斯威爾之方向進軍，本來南軍曾兩次由此線路退却，前次北軍再度進出該地之時，北將哈勒庫司追擊南軍，進至柯林斯方面，因其素性謹慎持重，率軍正徐徐前進，尙未到着柯林斯，南將鮑爾卡即潛行退却，因之南軍方面，以鮑爾卡之行動卑怯，大加非難，旋以布拉克將軍代之，南軍甚銳意奮激，切欲雪敗北之恥，重新集結多數之援軍於布拉克將軍指揮之下，故斯時茶打魯卡之堅固，誠爲南軍前所未有。又該地可通之路，卑濕泥濘，進軍甚爲困難，布拉克將軍之兵，正抵抗北將厄爾之兵，其他之二軍，即汪董將軍之兵，與布來司將軍之兵，正抵抗顧蘭德將軍之兵，而又先企圖自柯林斯擊退屬於北將羅塞克蘭斯部之二萬以上之兵，然南軍所有兵數，雖超過北軍之上，但尙爲北軍大敗，傷亡無算，北將顧蘭德乘勢進軍於威庫斯巴谷，更欲得第二勝利之際，時南將汪董將軍，正擊破北軍於河里，史布林谷斯之地，北軍損失，在二百萬元以上，顧蘭德因受此掣肘，遂不得不中止前進，不久，北將夏滿欲努力向鴉佐河與威庫司巴谷之間前進，亦被南軍擊敗於基卡梭之地。

迨至入秋，戰况完全大變，從來之南軍，完全立於防守之地位，但現在決襲擊西部，及海濱附近之北軍，蓋南將布拉克得援軍之後，已得襲擊在建達基之厄爾軍之自由，所以襲擊該州者，其目的在奪取該州所蓄藏之金與穀，且欲使北軍不能進出於秘士石壁河上，更欲乘勢迫建達基州加入南部同盟國，着手此計畫後，即先令屬於摩昂及覆列斯忒兩將部下之騎兵前進，兩將乃饒勇善戰，屢著武功者，斯時，布拉克之兵約共五萬，一方北將厄爾之軍，得顧蘭德及其他之援軍，合計在十萬以上，故布拉克在伯力威爾之一戰，卒以衆寡不敵，而戰敗退却。

是時，合衆國政府，以坏頁爾將軍奏功，不如預期之速，遂以羅塞克蘭斯代其指揮之職。羅塞克蘭斯就職之後，即集諸軍於雅西威爾，欲從該地進軍與布拉克大戰，而布拉克亦北進至於馬福里司波羅，兩將之計畫，正相吻合，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兩軍開始大戰。

是役，羅塞克蘭斯之戰略，乃將左翼軍力加強，以攻敵軍較弱之右翼，一方布拉克之戰略，亦略與此相同，甲乙優劣相同時，惟制機先者可以獲勝，布拉克幸能制機先，嚴陣以待，當北軍之右翼，欲突擊南軍之左翼，正渡史通河之際，南軍急向之開始攻擊，北軍突遭攻擊，幾致敗北，北將雪嶺達爲老練之將官，剛勇出衆，督率士卒，抵死奮戰，以待羅塞克蘭斯軍隊之到來，南軍之攻擊，極爲激烈，凡激戰四次，北軍卒不支而敗北，傷亡甚衆，多數之槍砲，爲南軍所奪，經二日後，即一八六三年一月二日，布拉克再向北軍開始攻擊，然多不能進展，反屢被擊退，屢進屢出，終不得手，後竟不得不拋棄侵入西部北軍領地之計畫，是役，傷亡幾達全軍之四分之一，爲南北戰爭中之最激烈者。

#### 海戰及東部之戰

一方在秘士石壁之下流，北軍之海軍，更博極大之勝利，北軍之海軍，當初似甚軟弱，一正式交戰，即著著進步，成爲一大勢力，如以前之攻略羅亞魯港，於戰爭實有甚大關係，蓋羅亞魯港之城砦，乃位於却爾斯頓沙窪拉海岸上之一城砦，爲防守此地區最緊要之地區，北軍原欲沉載石之船舶數艘，以封鎖該港，後又中止，蓋以該港爲南部貿易最緊要之良港，不忍遽加破壞，非以天下之利益爲重之政府所肯爲也。

其次，北軍之所企圖者，在由艦隊長發拉卜特攻略新阿爾蘭斯，以遮斷南部諸州與秘士石壁河下流之連

絡，該地爲南部作戰上之重要地區，但南部同盟國對於該地之防衛，甚爲鬆懈，北軍艦長發拉卡特於是年初春，率四十餘艦之大艦隊，與巴脫拉將軍部下之陸軍會合，以略取該地，至四月間，已進入秘士石壁河口，而以白砲艦數艘，停泊於沿河岸堤防之樹蔭中，又以十三吋之爆裂彈，繼續攻擊，爲防船泊入港而建立之賈克生城砦，及畢勝忒，菲力卜城砦，達六晝夜之久，實放射爆裂彈一萬六千八百餘枚，隔該地三十哩巴里直地方之家屋窗戶之玻璃，多被震壞，水中之魚類，接續浮上水面，其激烈可想見矣。

南軍方面，則豫將船舶數艘，加以連鎖，以閉塞海峽而防礙船舶之通行，故北軍欲前進，不得不先切斷此種障礙物，以打開軍艦之通路，於四月廿四日午前三時，漸把障礙除去，愈近城砦，開始砲擊，南軍雖由海岸上之諸城砦及諸砲台，連發砲火以施防戰，但北軍毫不介意，仍向彈雨砲烟中挺進，忽與南軍之艦隊遭遇，遂演成大激戰，南軍之艦隊十二艘，悉被破壞，遂大敗，北軍更乘勝前進，至於新阿爾蘭斯地方，施行猛烈攻擊，尋將該地陷落之際，防守該地之洛威爾司令，已知不可支持，遂將多量之汽船，帆船，及其他軍用品，用火焚燬，使不爲敵用，北軍發拉下特，更指揮艦隊，攻擊諸城砦之背後，南軍遂降，更溯河而上，占領巴頓露支及那支節支而與上流之北部艦隊聯合矣。

此南北戰爭之爭點，在於利其孟德府，所以北軍計畫，以波特馬克軍自半島進入，自華盛頓府乘船而下合特馬可河，約十萬大軍，由孟魯城砦上陸，以四月四日，向約庫蕩緩徐進軍，在約庫蕩長五十哩之地，由南將馬谷爾達僅以兵五千人防守，即北將馬克蘭斯將軍，亦不能測知敵之用意，而不敢冒然出擊，於由華盛頓府開來之砲兵隊到後，始將該城砦三重包圍，結果，南軍以五千之兵，抵抗北軍十萬之衆，保守月餘，

使北軍大受重創，南軍卒因衆寡不敵，而退出該地。

另一方面，南將將司東爲不使北軍遮斷其糧道，曾遣後衛兵於威利亞姆斯巴谷諸砦，以資防守，在該地遂起激戰，南將福加指揮後衛兵防戰，達九小時，卒因北軍增援，猛烈襲擊，遂以不支，乘夜逃往利其孟德方面，北軍追之，至於距離利其孟德七哩之地點，利其孟德市一時現恐慌之象，南部同盟國之國會，因之停開會議，北軍有襲取該市之可能，當時，北將馬克蘭斯知有南軍部隊，在於哈羅窪柯陀好司地方，若不擊退該地之南軍，則有被遮斷懷特好司南金谷之鐵道上聯絡之虞，更有遮斷馬克特威爾將軍所率自弗勒德里庫斯巴谷前進之三萬援軍之虞，所以馬克蘭斯不能不有所顧慮，遂命其部將波達攻擊哈羅窪柯陀好司，經猛烈戰鬥之後，南軍以衆寡不敵退去，此地得手，馬克蘭斯之憂慮一掃矣，斯時，南北兩軍均預期一大激戰即在目前，各呈極緊張之衆，尤其是北軍切望馬克德威爾之來援，不啻大旱之望雲霓，然南將將司東將軍最富於機敏之才，當然不許北軍之逐漸增援，遂制其機先，命賈克孫將軍從雪南陀亞谷進軍，以迫脅華盛頓府，賈克孫奉命後，即得依衛爾將軍所部之兵萬餘人來會，兵力大振，即從雪南陀亞谷向史陀拉司巴谷之磅庫司急行，北軍避其威勢，爭先逃走，一日急走三十五哩，渡河陀馬克河而逃，南軍乘勢向華盛頓府前進，時華盛頓府恐慌異常，大總統林肯，依照戰時規則，管制鐵道之交通，更命令北部諸州之各知事，即送民兵以防衛首府，並命滯留弗蘭克林之福勒孟忒及哈巴司富頁里之彭克斯，以及弗勒德里庫斯巴谷之馬克德威爾，捕拿南將賈克孫，但賈克孫行動之機敏，遠非三將之所及，彼見三將之來，即急速退去，當退去之時，將所經過之橋梁，遺路，盡行破壞，福勒孟忒於六月八日，跟蹤追彼於庫洛司基司灣，終不能達目的，北將西魯布於翌

日攻擊勒巴布力克港，反遭賈克孫還擊退却五哩以外，賈克孫遂得從容破燬橋梁，退回雪南陀亞谷，賈克孫固知所率一萬五千軍隊，難勝北軍三將所率六萬之衆，其所以取如斯迅速行動者，乃欲阻遏馬克德威爾之軍與馬克蘭斯軍之聯絡，又欲威脅華盛頓府以解利其孟德府之急也。

一面，馬克蘭斯將軍越過基加合米呢突進其左翼之軍，適遇暴風雨來襲，該地原甚卑濕，茲以風雨，道路化為泥濘，進軍甚爲困難，又以基加合米呢小河，變爲一片汪洋，幾不可渡涉，南將將司東乘此機會，率大軍攻擊此孤立之左翼，勢甚猛烈，北將沙木拉率兵渡其所架之橋，以攻擊欲占領該橋之南軍，使兩岸之南軍，不能取得聯絡，南軍猶力戰，冀欲取得聯絡，時南將將司東已負重傷，又因薄暮，本日遂休戰，翌日晨，南軍復開始猛烈攻擊，不幸將司東於是日午後因傷殞命，南軍失其指揮者，遂呈瓦解，四方潰走。

斯時，南軍另舉李將軍爲元帥，切望立於攻擊者之地位，南部騎兵將領史鳩亞特，以六月十二日，率精銳騎兵一千五百人從事略奪，先着手奪取懷特好司之鐵道沿線之糧食以焚燒之，更迴旋略奪北軍之周圍，達目的後，遂歸回利其孟德府，北軍之馬克蘭斯亦欲前進，以福加爲偵察隊，使其進軍於利其孟德附近，即此時忽風聞南軍之奇兵出現，北軍猶在探察虛實中，賈克孫忽發現於哈羅窪，柯陀，好司，附近，欲遮斷北軍與懷特好司之聯絡，使北軍不能進軍於利其孟德，召遠福加之軍，復決定變更其根據地於約克河至吉姆斯河之間，馬克蘭斯既決定變更根據地之後，尙未側面進行之前，南將李，即集全力於左翼，以六月二十六日清晨，攻擊在麥加里庫斯威爾之北軍右翼，但爲北軍抗拒未得逞，天明，更向更斯米爾進攻，該地亦爲北將波達固守，終日防守架設於基加合米呢之諸橋，使敵不得渡，入夜，盡將橋梁焚燬，方始退却，是夜——即

六月二十八之夜，南將李推知北將馬克蘭斯之進軍，即速送縱隊，以遮斷彼之退去線，又南將馬庫爾達，以二十九日，在沙衛基斯車站攻擊北軍之後尾，但北軍能終日保持其位置，至夜，尙能繼續前進，十日，北軍乘北軍過富勒沙司田屯之際，欲遮斷其進行，亦未能達目的，北軍在此繼續進行中，頻受南軍之襲擊，且在非常酷熱之沙塵中，士卒皆極其疲勞，是夜，幸得於暗夜中，銜枚在馬耳灣之丘上集合，此馬耳灣丘爲一形似圓形劇場之高原，在其左右，層列砲台，在其左方，以砲艦數艘，以資防守，七月一日，南將李猶欲通過此處，但爲北軍強烈抵抗，毫無進展，於是北軍乃得列隊退至哈利松司、南新谷，是役，勝利屬於南軍，北軍之傷亡甚多，由於砲艦之保護，始得集合於吉姆斯河上，集合後，人數減少甚鉅，大總統林肯不得已，乃再有三十萬兵之募集。

經以上大戰之後，利其孟德之圍得解，南將李欲乘勝進兵近迫華盛頓府，該府之防衛司令波蒲，陣於達比丹，又馬克蘭斯將軍，將其所率軍隊移於亞克依亞小河，以屬於波蒲將軍之麾下，以嚴重防備李之來襲，此時李以利其孟德已安全無虞，遂率軍進向波蒲，向前急進，欲在波特馬克之軍未到增援以前，大敗波蒲之軍。

當此之際，賈克孫以八月九日，大戰北將磅庫司於西達山，大破之，但彼知此位置終不能長久維持，遂轉變方向，與李將軍合併，進向波蒲，波蒲知大敵將至，遂布陣於拉邦洛克之後，將其本隊以防前面之敵，南將賈克孫奉李將軍之命，先攻擊波蒲之右翼，時即賈克孫先越過梭羅—費阿卡卜，達到於波蒲軍之背後布力斯武車站之時，八月二十六日也。



北將波蒲見南軍分爲數隊，欲乘此機會，以攻擊賈克孫軍，因波特馬克軍之不易來援，其企圖遂歸於畫餅，反被賈克孫軍擊破，不得已，集其殘軍於盧堡南之舊戰場，與南部之全軍作戰，今以寡不敵衆，且全軍疲勞，加之糧食缺乏，莫可如何，乃決意率其殘軍退守華盛頓府，將欲退却，又被南將李之兵追擊，北軍已陷於進退維谷之境，九月一日，遂與南軍訂約於匡基，訂約之結果，以才幹之勇將二人——卽史其溫司將軍與基阿勒將軍——爲質，交付於南軍，以免危難，斯時，北軍既損失多數之官兵，兵器，及糧秣，更使南軍開達至華盛頓府之通路，該府益陷於危境矣。

南將李如是博得勝利，如破竹之勢，渡波特馬克河，進入於密利蘭德州，更再該州招募義勇軍，北軍方面，馬克爾斯再任波特馬克軍之指揮，收拾瓦解之兵，再向攻擊南軍之路，偵知南軍密祕，獲悉南將李已分兵爲若干隊，並偵悉彼之左右只一小部隊，遂欲追擊，卒追及於沙武司山，李將軍已覺其分軍之失策，遂渡安期達木小河而回歸以前途徑，又派士卒促各分隊前來集合，斯時，若北軍速向李將軍攻擊，彼必致一敗塗地，幸北將馬克爾斯猶豫一日，未遽加以攻擊，在此期間，賈克孫已大破北將賈耳司上校一萬五千之衆於哈巴司富頁里，現已開到此間，遂得轉危爲安。

北將福加，以拂曉開始攻擊南軍之左翼，同時，北將邦賽德亦乘此良機，撤去橋梁，以攻擊其右翼，斯時，北軍人數在八萬以上，南軍則不足其一半，北軍攻擊極其猛烈，南軍固守不屈，激戰數回，福加受傷，北軍忽大亂，遂被驅逐，時兩軍均有援軍開到，北軍方面，有邦賽德來援，惟以其來援過遲，不能挽回敗象，後以日暮停戰，翌晨，南軍已失其蹤跡矣，蓋李將軍已有在前夜涉波特馬克河而退去之計畫也。近來南北

軍六週間，經數度激戰之結果，北軍得到勝利，推進於瓦幾里亞，於是乃獲免南軍之來襲，尤其可免華盛頓府之危險，此時大總統林肯，乃斷然公布其解放奴隸令矣，解放奴隸令者，與分離州之奴隸以自由之命令也。

此時馬克蘭斯將軍已被罷職，而以邦賽德將軍代其任，彼先由架設於弗勒德里庫司、巴谷之數所舟橋，涉過拉巴罕洛克，以十二月十三日，開始向該府背面所有之數堡壘攻擊，然以南軍陣於石壁之後，居高臨下，以砲火猛烈攻擊北軍，北軍將被擊破之際，幸已日沒，得免於濫殺之害，在此極短時間，北軍死傷竟達一萬五千餘人，翌日，僅率殘兵逃歸首府。

#### 南北戰爭第三年兩軍之戰况

本年兩軍之戰略，亦與去年無大差異，北軍之總數，實不下七十餘萬人，南軍尚不及其半數，故林肯大總統見勝敗之勢已判，遂於本年初，實行奴隸解放令矣，斯時，北將顧蘭德尙欲繼續成功，打開秘士石壁河之通路，但未能如意，數週間，欲由此處進擊其北方威庫斯巴谷以打開通路，終徒勞無功，遂決意變更方向，自秘士石壁河之西岸前進，率軍艦數艘，經過砲台下，駛過威庫斯巴谷都下，更擊敗正在進軍中之南將邊巴通之軍於義卜生港，時一八六三年五月一日也，又北將顧蘭德探知南將司東來援邊巴通之軍正行進中，急挺進賈克孫地方，遮斷兩將之聯絡，以右翼牽制將司東，又以左翼將邊巴通逐回於威庫斯巴谷，顧蘭德更逼其兵路，以五月十四日擊敗將司東之兵於賈克孫地方，更西進，於十六日攻擊邊巴通於茶姆比翁山之陣營，遂占領該地，於十七日，追擊於比谷布拉克河之陣營，大破之，如是渡過秘士石壁河，僅於十七日間，即

閉塞邊巴通於威庫斯巴谷之堡內，顧蘭德前後攻擊該地二次，以南軍頑強抵抗，不得已，遂決定掘壕作戰，一見守兵，卽施以砲擊，彈丸遍飛於全市，住民多掘穴潛伏以避免危險，南軍雖奮力防戰，十七日後，漸陷於窮境，以七月四日，降於北軍，於是北軍欲打開秘士石壁河通路，以將南軍分爲前後兩段之目的遂達矣。

一方面，北將羅塞克蘭斯將軍，在七月，率軍六萬人，進向南將布拉克之軍，欲以遮斷其聯絡，布拉克大恐，以九月八日退出茶打魯卡，羅塞克蘭斯更進軍追擊布拉克，布拉克以得到援兵，遂猛烈回擊，羅塞克蘭斯之軍，頓呈紛亂之象，幸免於難，而集結於一處，以抵抗南軍，兩軍相對陣於期加摩卡地方，時九月十八日也。

十九日，兩軍又開始大戰，不分勝負，至二十日正午，戰鬥猛烈，斯時，南將龍庫司特林乘北軍左翼之虛，突進猛攻北軍之中堅，及右翼，欲應援其左翼之際，隊伍忽開始散亂，南軍見勢更施猛攻，北軍不支，大敗，時大將羅塞克蘭斯，激勵士卒，欲挽頹勢，但兵潰如洪水，挽救無效，遂敗退蟄伏於堡內，南軍更進擊，占領俄歐全市之諸山，以遮斷北軍之通路，北軍堡內糧食，忽告缺乏，危急萬分，此時顧蘭德奉命指揮秘士石壁之師，卽赴茶打魯卡，其局面乃大變，彼取得各地之密切聯絡後，又行前進，脫馬氏曾一度急擊，以十一月二十三日，略取窩卡特洛浦，二十四日，福加又命該軍攻擊陸庫奧特山上之堡壘，並留止於其高地之上，爲南軍猛烈攻擊，越斜坂而追之，演一大激戰，時谷中雲霧充滿，咫尺莫辨，至翌晨福加進於米肖拉利山脈之南，又夏滿始終自北方猛烈砲擊，顧蘭德自窩卡特洛浦之陣營，進窺前而南軍之戰綫，知其微弱，不能抵抗兩翼之攻擊，遂命脫馬氏一軍攻其中堅，然送達此命令之使者，忘却顧蘭德所命之策略，脫馬氏

築砲台於米肯拉利山脈之麓，向斜坡之有工事處，施以砲擊，因與顧蘭德之命令，全相齟齬，脫馬氏忽陷於困戰，但非凡之顧蘭德，即將錯就錯，改向南方之全前面，大施攻擊，南軍對此防戰，越過岩石深谷而登於高所，諸線悉斷連絡，遂大敗逃走，以上係西部之戰况也。在東部方面，北將邦賽德以弗勒德里庫司威爾之戰之失敗，由福加代其任，時一月二十六日也。

一方，南將龍庫司特林向忝勒司西出發，然僅率軍六萬，以當波特馬克軍十萬之衆，此在北軍實一好機會，遂命令塞其威克將軍，攻擊弗勒德里庫司巴谷之堡壘，本軍則溯流上拉巴罕洛克河之上流，以占領基甘塞洛爾司威爾附近之假爾達勒斯，斯時李將軍特樹林之森密，足以掩閉進軍，冒險在北軍之前面，分調其軍隊，在北軍前面，則佯示立即大戰之形勢，暗令賈克孫率兵二萬，取十五哩迂道，出於敵之陣後，卒然大敗由森林中出現之北軍，是夜，北將福加爲避免南軍詳知其所在，乃變更其位置，但李將軍翌日仍繼續對北軍加以攻擊，北軍逐漸敗退後方，於是南軍遂占領匡塞羅爾好司之地。

斯時李將軍欲施最後之攻擊，準備完成之際，北將塞其威克即涉過拉巴罕洛克河而略有弗勒德里庫斯巴谷，正欲向南軍後陣攻擊之時，李將軍得此報告，即引還以應付此方面之新敵，於是兩軍大戰，自夜達旦，南軍攻擊猛烈，勢不可當，北軍遂辟易，渡河退却，李將軍又推進，欲與福加接戰，至則福加早已逃去矣，李將軍乘戰勝之勢，企圖攻擊北都諸州，以迫華盛頓府之城下，選拔南軍中之精銳，作充分準備之後，遂下雪拉脫亞河而涉波特馬克河，進向恰姆巴司巴谷，北軍又沿布溜橋與紹司山之東邊，以尾追李軍，但李將軍預料及北軍司令達爾米得，必斷其通過路線，而遮斷其與利其孟德軍之聯絡，所以遂向巴爾基摩亞威脅，向

東前進，使達爾米特爲防衛該使，退去一方，以讓其通路。

南軍正自恰姆巴司巴谷向基吉巴谷之西方進行之際，不意與北軍之騎兵遭遇，此時雙方均有援兵開到，激戰達數小時，北軍不利，遂退却，是夜，各軍乘月光整頓軍勢，以準備明日之戰，翌日，——七月二日午後，南將龍庫司特林向北軍之右翼，施以初度之大攻擊，欲占領立特爾，拉溫得，脫布（山之名），北將西克爾斯誤占達爾米特將軍以作戰線之前面，南軍自此遙張兩翼，環繞彼之周圍，漸登至立特爾拉溫得脫布之頂上時，即與北軍奧能之部下一旅相遭遇，——該軍係由北軍遣來，欲以破南軍之計畫者，北將西克爾斯被南軍追擊，逃於塞滅脫利橋，固築根據於該地，又南軍之一將依衛爾攻擊北軍之右翼，遂占領卡爾布司山之一地位，翌日七月三日午後一時，李將軍突然向塞滅脫利橋上之西克爾斯軍攻擊，兩軍激戰，亘二小時之久，此時兩軍分砲兵爲二線，自森林中整隊進行，亘一哩之長，北軍睹此威勢，毫不懼怯，尙鼓勇俟隙突擊，南軍隊列忽亂，但尙勇往邁進，毫不退却，兩軍密接作戰，尸橫遍地，均毫無懼色，南軍雖奮勇抵抗，但以被北軍左右攻擊，衆寡不敵，遂敗走，此三日間之激戰，北軍之死傷者，實達二萬三千人，南軍傷亡，亦略相等，南將李將軍再涉波特馬克河陣於拉比旦山之背後，以休養其兵力，此戰之結果，南軍北進之志望，因以稍殺矣。

此時交戰之第三年，已到年底，第四年初兩軍之概況，亦與上年無大差異，兩軍均一進一退，最後之勝利，屬於何方，尙難分曉，北軍在本年稍變更指揮軍隊之策略，即鑒於從來各軍之獨立運轉，欠缺相互一致，今以顧蘭德將軍爲總司令，改取一致之行動，以期使南軍之諸軍，不能互相援助，改變此策略之結果，四

年之下半年，北軍益佔優勢，南軍方面，連失勇將，兵力益形微弱，交戰第四年終了，及第五年，北軍博得大勝，戰局遂以告終。

#### 南北戰之終局(和平)

交戰至第五年，戰爭之終局，分明已在目前，北將夏滿自沙窪拉河向南將司東之方向北進，與顧蘭德將軍合併，欲對南將李將軍，作最後之大攻擊，又北將雪利担率軍十萬出發，雪南陀亞，以破竹之勢，而切斷破壞當於利其孟德北方之鐵道諸綫，而位置於比達司巴谷前方之北軍戰線內，又北將威爾孫，率騎兵一萬三千，通過阿拉巴馬及覺幾亞，在麥根保守自西方瓦幾里亞起之退去綫，北軍史通曼又自忒勒司西以五千騎兵，過阿勒下里山脈而至北加羅來拉州，以待瓦幾里亞之動靜。

當此時，夏滿在沙窪拉休息其士卒一個月後，三月上旬，即進軍於北方，途中經幾許小戰，其前衛已進至五十哩以上之前方，其他之六萬軍，分爲四縱隊而行進，雖受敵前後包圍，且在左右受騎兵及匪賊之劫掠與襲擊，剛勇之北軍，毫不解意，以二月十七日，占領哥崙比亞，當晚焚燒其全市變成灰燼，在該軍後尾之南軍却爾斯頓軍大懼，未交一戰，翌日即退却。

南部之政府，爲避此洶湧之勢，命將司東集合潰散之兵，以抵抗夏滿軍之前進，然在衛利司波羅及賈東渭爾激戰數回之後，卒被逐退，夏滿乘將司東引退軍至拉勒之際，爲欲與史柯支費爾德及特利相會合，前進於哥爾波羅，至史柯支費爾德係自威爾盛頓來此，特利乃自牛傍而來者。

三軍會合後，十萬餘之北軍，擁聯邦之國旗，聲勢浩蕩，沿牛魯堤而進，夏滿赴彭度市與顧蘭德將軍協

議最後之戰略。

斯時，南將李疊遭大敗，已陷於愁慘之悲境，現彼之惟一希望，在去利其孟德而與將司東軍合併之一點，蓋如此則戰爭之命脈，得暫時可以維持故也，而北將顧蘭德爲欲阻障南軍之聯合，欲先迫李投降，一如往昔迫南將邊巴通之投降然，終未得手，李反決心攻擊顧蘭德之陣線，其用意一在掩護軍隊之退却，一爲可以逃避顧蘭德方面之攻擊點，所以向左方輸送其軍隊，若彼之策戰，得以實行，則可以防北軍之接近其左翼，決心之後，遂攻擊史特德曼，然不幸李將軍之計畫，全歸畫餅，反損失其所部五千人中之三千人，且被北軍奪取其外營之一部，於是李將軍並陷於顧蘭德將軍之掌矣。

北軍於三月二十九日，又進軍開始攻擊費浦，弗克司，當時北將雪利担率騎兵九千人之外，尚有步兵數縱隊，自顧蘭德之左翼出發，以期迂迴突擊李之陣地，雪林担欲掩閉其進之計畫，遂以騎兵繞步兵而進，以大軍進向於費浦弗克司之南軍背面，前後夾擊，南軍五千人，因腹背受敵，悉爲北軍所擒，此戰之結果，以將軍之位置，益形危險，至四月二日晨，北軍於午前四時，即以大軍開始總攻擊其全前面，至正午遂破壞南軍之防禦線，捕虜數千人，南軍於是夜，退走比達司巴及利其孟德，北軍於四月三日晨，占領南部共和國之首府，過去四年間之血戰，北軍所希望之目的遂以達矣。

斯時，南將李將軍雖有拔山蓋世之勇，已知時勢不利，僅率其殘餘，悄然西行，以求一避難之所，然北將顧蘭德今以戰勝之威勢，率衆窮追，又以雪利担——所謂不知休息之饒勇，亂擊李將軍之左右翼，南軍氣力沮喪，無心作戰，尤以糧食缺乏，以樹皮，草根，及冷水充飢止渴，以延其生命，慘狀不可言喻，又以北

軍極力窮追，無瞬息之休息，寢食俱廢，疲勞已達於極點，此時雪利扭繞向李將軍之前面，以遮斷其退路，李軍處於進退維谷之境，然猶激勵士卒，奮勇抵抗，其部下亦不顧飢渴之苦，及心身之疲弊，捨死爲良將李將軍犧牲，全軍奮死力抗抵，以至於身體痲痺，不能動彈。

顧蘭德將軍乘此時機，致書李將軍，勸其降伏，李將軍不得已含淚從其勸告，以一八六五年四月九日午後三時，在阿波馬特庫斯柯特好司附近，表降服之禮，北軍盛大慶祝，歡聲雷動，於是亘前後五年之南北戰爭，遂以閉幕，全合衆國領土已底定矣，南部大總統蒂威德欲潛逃海外，由南方出走至覺幾亞州之阿溫司威爾時，被北軍追獲，以監禁於孟魯堡內，時一八六五年五月十日也。

#### 大總統林肯之被暗殺與南北戰之結果

戰爭終局後，天下泰平，萬象騰歡，博得大勝之北部人民，固歡欣鼓舞，即南部人民，以久苦於戰禍，一旦清平，亦比戶稱慶，當此之際，突發生晴天霹靂驚人事件，即大總統林肯竟被一狂夫狙擊殞命之事件也。

時一八六五年四月十四日之夕刻，大總統林肯及其夫人與數友人，至福德劇場，正觀劇之際，突爲約翰衛列斯布司 (John Willes Booth) 所狙擊，彼憎林肯大總統爲一壓制者，決意爲國家打倒此壓制者，潛入劇場乘隙狙擊，正中要害，當時人事不省，急送於鄰近之醫院，經醫治，至翌晨，卒因傷重殞命，於本月十九日舉行葬禮，將其遺骸葬於史布林菲爾德，林肯死後，由副總統約翰孫代之，爲合衆國第十七代之大總統，約翰孫亦爲不亞於林肯之英傑，當其就任之始，即發布告於民衆如下：



第一、南部諸州之人民，得恢復合衆國人民之權利。

第二、直接或間接與叛逆有關係之人，除下文所明記者外，均大赦其罪，而恢復其一切財產權，但奴隸所有權，及由於大政府之法律所沒收之財產，不在此限。

第三、前項之人，已蒙大赦，並恢復其財產權者，應守憲法及在戰爭中所制定之關於奴隸解放之法律。

第四、左列之人，不得享大赦之特典：

A、曾任同盟國政府之外交官者。

B、爲應援叛逆，而捨棄合衆國之判事地位者。

C、爲應援叛逆，而捨棄陸軍上校以上，海軍副艦長以上，及合衆國國會議員之地位者。

D、爲迴避征討叛逆之任，而辭去合衆國海陸軍人之職，或已提出辭呈者。

E、當合衆國之文武官爲南部之俘虜時，用違法之處置而虐待之者，又爲援助叛逆而去合衆國者。

F、參與叛逆之各州知事。

其他分爲六項布告，同時合衆國行政院發表一命令，謂：大總統布告中所謂誓約，得在合衆國委員中之文武官之前行之，或在未參與戰爭之州行之，或在部落之文武官，由合衆國政府賦與監督權者之前行之，又監督之官吏，應將誓約者，所寫之誓約原文，送呈行政院。

又曾任戰爭中反逆諸州之文武官者，不得再行任用，所以大總統約翰孫命令在南北加羅來拉州，覺幾亞

州，弗羅利達州，阿拉巴馬州，秘士石壁州，特基沙司州等州另設臨時政府，且由已蒙大赦者，不同意於南北分離者，選舉議員，以開州民大會，又命令改正各州之憲法，依新憲法選任地方官及職員，大總統之命令頒布之後，南部諸州之人民，無不遵從，並蓋印於誓約之上，其誓約文爲：

美國人民應爲左列各件之誓約：

- 一、予決不對合衆國戰爭。
  - 二、予決不對於與合衆國戰爭之人故意援助，或獎勵。
  - 三、予決不應與合衆國交戰之政府，或臨時政府之聘，或有應聘之意思。
  - 四、予應盡力量所及，以對內外之諸敵，而支持保護合衆國之憲法。
- 其他三項從略，最後一項曰：「上帝臨鑒！予決不違背誓約！」

大總統發布此誓約之後，南北戰已完全終局，至十二月，開戰第三十九次議會於華盛頓府，全國各州之議員，均會集於華盛頓之大會，已有五年未曾舉行，此次開會光榮之各州議員，備受市民之歡迎，並鳴砲爲國會之開會與美合衆國全體慶祝。